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

蘆泉劉績編註

紀

姜姓侯爵炎帝之後其地在東莞劇縣本在東海贛榆縣紀鄣城今屬淮安府海州後遷北海劇縣漢志有紀亭紀訖為劇在靑丘臨朐縣東朐音劬壽光縣西故營連曰朐劇之人辨今靑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有紀城內有臺旁有劇南城即漢縣也為齊滅

庚申隱二年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緰古洄傳作裂緰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穀梁曰九月紀履綸來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著其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傳例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註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嫌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綸也

○公羊曰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凡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始不親迎昉於此乎昉適也齊人語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

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乙丑 隱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媵也待年于宗國不與嫡俱行今始歸于紀非禮之常且其賢可以厲婦行故錄其本變例而特書之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甲戌 桓 五年○夏齊侯僖鄭伯莊如紀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乙亥 桓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公左作成○冬紀侯來朝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丙戌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褰紀侯盟于黃。紀地後屬齊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于齊紀且謀衛故也時二公子立黔牟惠公奔齊齊欲納惠公

戊子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齊欲滅紀故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音平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音兹在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郚音吾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青州府安立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城胡氏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強暴用衆以迫之爲已偪也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庚寅莊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紀侯弟酅戶圭反紀邑也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酅爲齊附庸以全宗祀出於不得已故書字不名以敬之冬公次于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公穀作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謂分爲附庸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子儀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屬公在楙故凡師一宿爲舍止而舍息也再宿爲信再宿得相信問也過信爲次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公羊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服罪謂紀先祖譜齊其事見後曾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後五廟者諸侯五廟紀季知齊將滅紀祀故以先事齊爲附庸請奉紀祀以全宗親介外出女有所歸不言存男子者蓋紀先祖有罪其子孫不敢請赦也冬公次于郎其言次于郎何次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辛卯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子儀遇于垂謀取紀紀侯大去其國大者如大還大歸甚之之辭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

難也。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夷王而烹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師之其半卜者之辭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襄公言已死可以當齊師半故爲吉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

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言今無罪以之豈非怒其先曰甚之於子孫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誅紀郡必無紀國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會聚猶會同也言諸侯必有朝聘會同禮其辭令必稱先君相接如所謂猶先君之好類也今齊紀先君仇讎往來不可稱是無辭說廢會聚朝將之禮矣何以復爲諸侯而並立哉故以去紀先君者不得不去其今之子孫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得爲

如此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疾惡也言時無天子方伯既不能誅紀罪故則齊將如之何緣以先祖之恩讎報紀滅其國亦可也蓋許齊爲復讎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徒空也無臣子之辭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穀梁曰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註禮諸侯絶傍朞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書卒○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己亥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也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公羊曰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丙辰莊二十九年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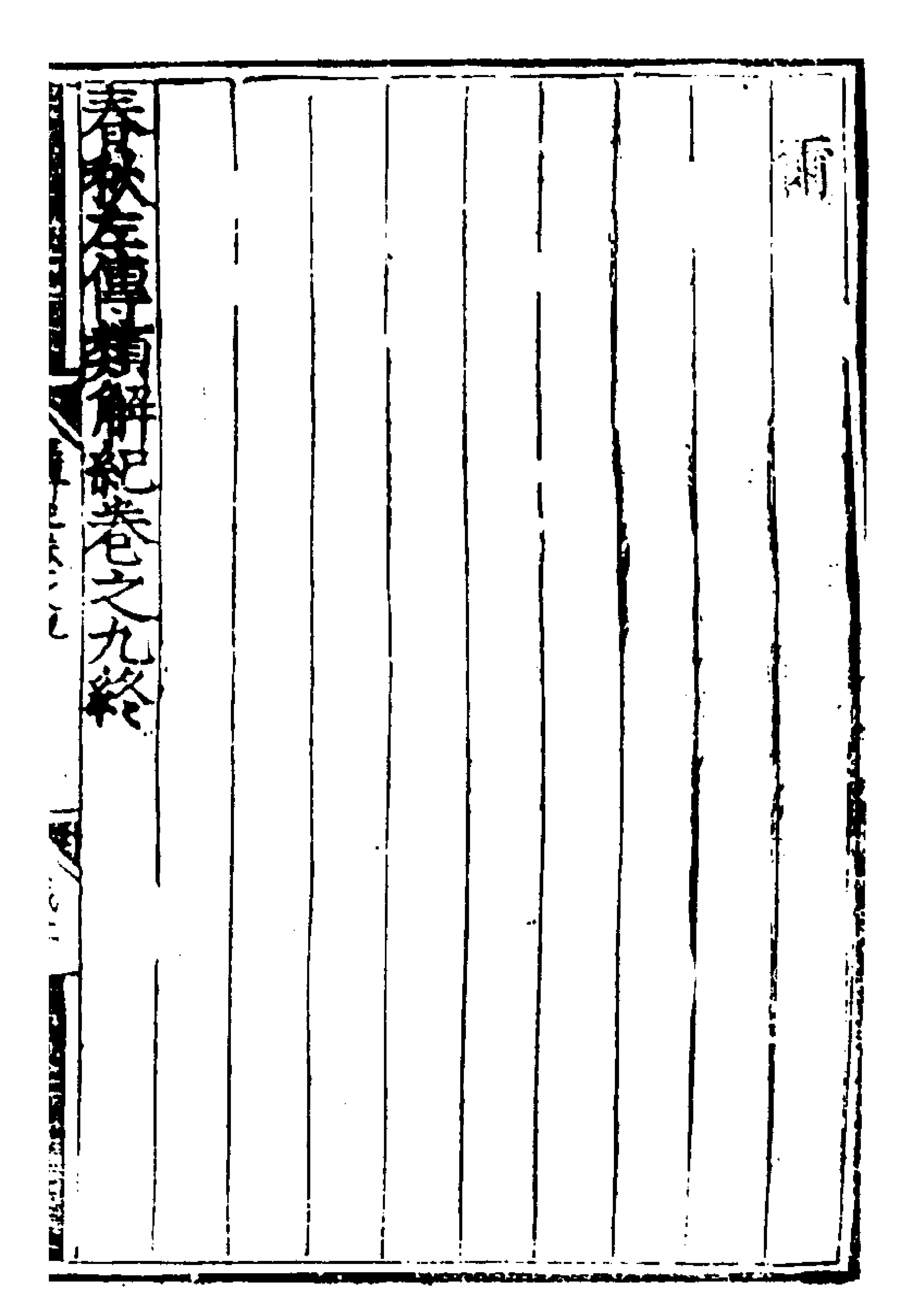
丁巳莊三十年

○夏師次于成傳無師字成魯地名秋七月齊人桓降鄣鄣紀附庸國鄭氏曰姜姓齊大公枝孫封于鄣八今密州有鄣城杜云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月癸亥葬紀叔姬胡氏曰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渝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鄭也秋七月齊人降鄣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公羊曰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



春秋左傳類解紀卷之九終

𣎆

春秋左傳類解莒卷之十

廬泉劉績編註

莒 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安丘縣猶有渠丘亭

己姓子爵武王封少昊之裔兹輿期于莒 漢志嬴姓少昊之後世本曰自紀公以下爲己姓按文七年傳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計己姓己父非始紀公也鄭語以祝融後曹姓鄒莒註又以爲己姓見吾之別封未詳 其地漢城陽郡莒縣莒

夷君無謚而有號自兹輿期十一世而兹丕公始見

春秋共八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爲楚滅 漢志

通三十世爲楚滅

庚申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向舒亮反姜姓小國炎帝後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弗地曰入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還音旋

甲寅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叔姬莊公女稱字者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別也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註按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義未安

巳紀公名庶其文十八年弒

壬子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先儒疑以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於國語亦作大子僕殺紀公經不書子弒父其義與弒密州同詳見下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季文子出之故經不書僕來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即里克為大史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法也謂行合法而可以人法也德即孝敬忠信類如動容周旋中禮乃盛德之至也食音似養也言法以觀其人之德有德則任之以事事治則考覈其功功成則舉以養民引此以明善則用之包下文言德意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毀壞也賊害也掩匿也藏隱物之名猶今之賊竊主也盜謂取非所有也姦惡也魯語作用執之財為姦蓋本惡物而用之亦惡人也主藏猶藏主如紂為逋逃主是也賴利也用器用也言壞法者為賊若人掩匿此賊者為藏此自人言竊物者為盜若人用所盜器者為姦此自物言二者乃大凶德有常法必誅無赦故在九刑不遺失若納莒僕則是主藏受寄

王則是叔姦也九刑之書今亡引行父還觀莒僕此以明惡必去包下文凶德意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還音旋又復觀之也姦兆謂人用其器則爲姦是器爲姦之兆謂若全其人利賴其物則爲主藏不言姦者文也度自檢束必欲合乎法度也又言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今莒僕無吉德而有凶德以之教訓民則昏亂民無所法是無善也不檢束於善而在凶德是有惡也所以當逐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蒼舒隤敳敳音磑又五才反檮戭音演大臨尨降庭堅皐陶字

仲容叔達。杜云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齊肅也聖睿廣廣大淵深也明哲允信篤厚誠實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善故謂之愷愷和也謂其和於物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杜云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忠盡己也肅整共敬懿美宣通也慈柔惠順和溫和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善故謂之元元者善之長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世成其美不墜善聲也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后君也天稱皇天故地稱后土揆裁度也百事謂土地之衆事序有次序也平治也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生成也孔安國曰水土治曰

平五行叔曰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五教即義慈友恭孝也內平五教行於家也外成五教成於國也即家齊國治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昔帝鴻即黃帝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掩遮蓋也隱幽暗也謂外飾義而內賊害好行如是凶德也醜亦惡也類亦物也友善也比周猶親密也言與醜惡頑嚚不善之人相親密也渾敦杜註不開通之貌詳文義當是以其好凶德比周惡人無所分別為渾敦即驩兜少昊氏有不才子少昊金天氏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毀壞也廢棄也崇尊尚也飾脩整也言毀廢忠信之言而好脩惡言也靖安其位也譖毀人之行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奉行也

蒐求也慝隱匿也言用譖謗回邪者行其讒言求人殺事以誣罔盛德之人也窮奇其行窮其好奇即共工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話言善言也告之則心頑無知不告則口嚚妄語傲倨狠戾教訓話言之明德以亂天之常檮杌頑凶無傳匹貌朱傳惡獸名因以爲凶人號神異經狀以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即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侵取人物也欲狗己情也自人言聚集也斂收也自物言非帝

王子孫故曰以比三凶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一曰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上食人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山神獸形魅老精物也投棄也裔遠也舜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也放驩兜于崇山南裔也竄三苗于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慎謹也徽美也五典即上文五教從順也謂其不違逆而從教此自舉八元言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此自舉八愷言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四門四方之門書註云賓者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也史記云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此自流四凶言舜有大

功二十而爲天子。舉十六去四凶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渠立公名季佗又名朱庶其子宣元年即位在位三十二年卒

丙辰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惠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己姓國𡚁東海郡有故城與莒相悉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用兵征伐不以禮治人是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莒郯本兵亂又以兵亂平之則人之亂不治無治何以行禮

癸亥宣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頃人伐莒莒不事齊魯從齊伐之書人賤

之也

乙丑 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齊稱師者賤其動大衆伐小國也公作伐衛非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景）而不事齊（頃）故也。

戊寅 成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邑名莒夷無謚因以為君號池城池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狡狂也言狂夫思開國利社稷甚多唯其如此故兼幷成大國亦多所以然者以欲伐人者有如此思謀其所伐國又不自備縱其所為故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己卯 成九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漢東莞縣有鄆亭今青州府沂水縣有東鄆城是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周匝十二辰為浹辰自戊申至庚申也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逸詩也菅音奸似茅

滑澤無毛可爲素葪音快茅類可織席樝周姓姜齊姓大國之美女憔悴賤之人代匱謂菅蒯樵悴匱之則預之故預備不棄也

言備之不可已也。

甲申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葬稱諡莒行夷禮君終無諡故不書葬

黎比公 名密州朱之子成十五年即位在位三十五年弒

己未襄二十一年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即買朱鉏書國人者衆所欲弒

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莒展輿又廢之黎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 胡云趙氏作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爲以字故不書子弒父按以作之

則弑之二字不通一本作乃自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傳例弑君稱君君之罪也謂展輿之惡人所共知買朱鉏致弑之惡難見故不書展輿而書君名言罪在君微顯闡幽義也不書趙穿而書趙盾弑夷皐示爲人臣盡臣道否則反坐弑君不書展輿而書莒人弑密州示爲人君盡君道否則自取其弑

著丘公 名去疾黎比公子黎比公卒展輿立奪辟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昭元年齊納之 在位十四年辛

庚申昭元年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去上聲公穀無輿字

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索取鄆見魯今正其疆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三子皆展輿黨瞀謀茂二音）以大龐與常儀靡奔齊（二邑名）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群公子秩）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烈文篇競彊也言莫彊於人）

癸酉昭十四年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即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意恢莒群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群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郊公著丘公子著丘公辛在位五年出奔齊在外九年復國

共公名庚輿著丘公弟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莒人立之昭十五年即位九年奔魯齊納郊公

戊寅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今海州贛榆縣北十五里有紀鄣城使孫書伐之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嫠寡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

以度而去之。紡麻為繩度城高下而藏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縋繩城上而投所藏於外杜云婦人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辛巳 昭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羊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子于

是乎大惡其君。

壬午昭二十三年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試利鈍 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烏存莒大夫 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 殳長丈二無刃 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 過之謂過烏存也 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庚申定十四年 ○莒子狂卒 狂其廷反 續經

春秋左傳類解莒卷之十終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一

盧泉劉績編註

晉

今太原府有太原縣平陽府有翼城聞喜曲沃絳州絳縣並隷山西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因名之成王滅唐遷唐公於杜降爲伯堯後祁姓封虞叔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虛謂之大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以其地有晉水故也晉侯子武侯寧族武侯子成侯服人徙曲沃在河東聞喜

縣成侯子厲侯福厲侯子靖侯宜舊立十八年卒子釐侯司徒立十八年卒子獻侯籍立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徙絳今絳州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復國是爲文侯立三十五年卒子昭侯伯立徙翼今翼城縣東南有古翼城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不果入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爲莊伯弒晉人復立孝侯子郄

是爲鄂侯。鄂侯居翼，二年入春秋。莊伯居曲沃，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蓋用夏正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至武公并晉，又都絳。後徙新田，令絳縣，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至定公午三十一年獲麟。又傳六代爲三卿分其地。

翼鄂侯 名郄，孝侯子。二年入春秋，在位六年。隱五年奔隨，立其子光。六年復入，居鄂。

曲沃莊伯 名鱓，桓叔子。十一年十一月入春秋。隱十一年卒，在位十七年。

癸亥 隱五年 曲沃莊伯以鄭人 莊 邢人伐翼 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王，平王也。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 翼侯奔隨 隨，晉地。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哀侯翼侯之子也名光謚公周卿士

甲子隱六年翼九宗五正九宗即懐姓九宗一姓爲九族也五正五正卿職官五正五官之長也皆周以封晉者頃父之子嘉父項音傾晉大夫皆强家逆晉侯

于隨納諸鄂翼已立哀侯故別居鄂邑晉人謂之鄂侯即翼侯

翼哀侯名光鄂侯之子隱六年即位在位九年桓三年爲武公獲次年殺之謚法恭仁短折日哀

曲沃武公名稱莊伯鮮之子隱八年即位莊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八年謚法威彊敵德日武

辛未桓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穆侯七年伐條難克是年生文侯仇音求其弟以千畝

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穆侯十年戰于千畝有功是年生桓叔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師服曰 晉大夫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反是則亂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 古有此言 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晉文侯卒子昭侯立危不自安 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 靖侯桓侯之高祖父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分封子弟為諸侯 諸侯立家 命公子公孫為卿大夫 卿置側室 側室庶子也得立此一官傳謂趙有側室曰穿是也 大夫有貳宗 始為大夫者其嫡子

繼爲大宗其次子別爲小宗貳副也別小宗是也皆言嫡子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禮士父子不同宮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工商賤但有分居之親皆有等衰以上皆言立同姓者本大末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甸服之侯不當知天子建國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桓侯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敗歸曲沃晉人立孝侯。即昭侯子平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鱓也翼人立其弟鄂侯。晉人攻莊伯敗歸曲沃乃立孝侯弟郄弟史作子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壬申（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萬莊伯弟）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下濕曰隰）驂絓而止。夜獲之。（絓音卦哀侯驂絓于木爲武公所獲）及欒共叔。（共音恭欒賓子）

翼小子侯（哀侯子哀侯既獲晉人立之桓四年即位七年爲曲沃武公殺在位四年諡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蓋取此義也）

丙子（桓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丁丑（桓）八年春。滅翼。○冬。王（桓）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翼緡侯（哀侯弟桓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爲武公滅）

戊寅桓九年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嬴姓荀賈皆國名姬姓

癸卯莊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即武公滅晉侯緡以寶器賂周僖王故之之一軍小國也

獻公 名詭諸武公子莊十八年即位僖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庚戌莊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即曲沃始封成師也莊伯乃桓叔子鱓也

獻公患之。士蔿曰。字子輿隰叔之子士縠之父晉大夫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鄙有勢力者

辛亥莊二十四年 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即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無桓莊之偪矣

壬子莊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城晉聚邑處群公子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癸丑莊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為卿以賞其去桓莊族功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深深遠也武公都絳至是疑大城其外以深之也

乙卯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烝於齊姜父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唐叔子孫別在戎者以狐為氏狐偃其兄弟也生文公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伯行之子實生重耳鄭云姬姓也狐氏也戎國也凡姓別婚姻氏別貴賤此言狐姬者明此

姬出於王子狐之後貴族女故兼氏言之狐周平王子非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

之戎子通男女傳也生惠公晉伐驪戎驪戎姬姓在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故城

杜云在京北新豐縣驪戎男女以驪姬。男爵也納女於人曰女去聲歸。以驪

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梁氏五名也與東關嬖五。幸臣名五居東關傳曰外嬖嬖叔則嬖氏也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在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蒲即平陽蒲子縣二屈平陽北屈縣杜云二或以為北字不可

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

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旌章明也伐功也廣寬曠也莫莫然清靜也謂寬曠無物杜云曠絶也言章君功使人皆曰狄地寬廣無人民者昔皆爲晉都邑則晉得土地之功莫宜於此耶曲沃與蒲屈也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古者二人并而耕而耕言其傷晉國也

庚申閔元年晉侯作二軍。王命曲沃以一軍今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叔帶五世孫趙衰之兄畢萬爲右。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以滅耿。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耿云今河中龍門縣南十二里

故耿城是滅霍永安縣東北晉州霍邑是其地滅魏河東河北縣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都城指曲沃卿謂將下軍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長子知其父欲立少子季歷讓位逃之荊蠻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逃有令名過其及於難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晉掌卜大夫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十萬曰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賞萬萬必得民初畢萬筮仕於

晉遇屯䷂（坎上震下）之比䷇（坎上震下變為坤）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馬其必蕃昌（屯險難故堅固比親密故得入）震為土（震變為坤上得國象）車從馬（國語云震車也且坤為馬車有馬則行求車衆）足居之兄長之（震為足為長男足在下以載物為義兄先生以奉為義此）母覆之衆歸之（坤為母為衆母為民父母以上內卦言已能得民而為民君所歸矣也此以比外卦言能覆安覆民民歸於己象）六體不易（體卦兆之體也詩所謂體無咎言是也言卦體有上文六義一定不可改）合而能固（此合屯固得民不失也以卦名義言）安而能殺（坤安震殺有生殺之權也以卦爻義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武王封畢公高為公侯萬乃其子孫）

（辛酉閔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居東）

（山皐落其氏族也）里克諫曰（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冢大也以其所職者大）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料敵也謀畧也）誓軍旅（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也此以上言大子之職不可帥師合下君失官意）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此以上論帥師之義不可使大子合下帥師不威意）君失其官（應前節）帥師不威（應後節）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韋云言其下服將與申生戰令按將猶持也固執而不變意）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主曲沃）教之以軍旅。（使帥師）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將上軍）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半異色上衣去聲）佩之金玦。（如環不連）狐突御戎。（狐突伯行乃偃之父皇耳外祖父）先友為右。（先丹木族）梁餘子養御罕夷。（罕夷將下軍）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兵金玦所以圖事決討也）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中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徵驗也事之行止驗於時之盛衰）衣身

之章也。章文章也衣所以章其躬故曰章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所衷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始謂春夏爲四時之始古者賞以春夏可見於四時爲重服其身則衣之純。服服事之服有在中不離意純不離也用其衷則佩之度。度有法度也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時卒謂十二月閟閉止塞也於事有不敬意杜云盡也非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音忙雜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出師授兵祖廟請遷廟主行脤宜社肉盛以蜃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

曰尨奇無常。尨雜奇異國語所謂奇生怏怏生無常是也金玦不復雖

復何爲君有心矣。有害大子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

阻之曰盡敵而反。愚註雖狂夫猶彝之國語云狂夫阻之衣也註阻古詛字未服先祭詛曰必盡敵而反以爲方相氏亦不通今按阻遠隔也詩云自遺伊阻狂夫指獻公言獻公狂疾以此服遠隔太子故命之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

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雖君心寒薄不忠不孝之惡不可自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

伯諗周桓公云。諗告也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全身爲孝不戰爲安民欲太子逃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與猶勝也乙丑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禮大事用卜小事用筮物生然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且其繇曰繇音由卜兆也專之渝變也攘公之羭說文牡羊也杜註美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惡遺禍難除也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謂二五等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之母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墳地沸起言酒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言肉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君必辨謂公必察其非也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言君已老若我辭則又使之不寢不食矣是爲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罪其用讒殺子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仇也無故慼所以召憂 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保守也無故城所以為寇計蓋蔿已知其計矣 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謂不築城 固讎之保，不忠。謂築城慎 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詩大雅板篇懷思寧也宗子謂世子繼位守宗廟職所以扞外而衛內也言安寧莫過於民服德扞衛莫過於立世子君衛已然而固世子則民服自安而無憂矣何城如之哉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 退而賦曰：狐裘尨茸。尨茸

晉蒙戎亂貌言貴服多一國三公。公與重耳夷吾為三也吾誰適從。適專主也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

丁卯僖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將奔狄。郤芮曰。郤豹子郤缺父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嬴姓伯益之後梁為秦所親幸

己巳僖八年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惠公舅以敗狄于

采桑晉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傳言去年事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庚午僖九年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穀傳作詭冬晉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辛未僖十年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

之曰以是藐諸孤。辱藐小弱也幼而無父曰孤言小弱之孤諸語辭舊註非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耦俱指獻公與奚齊謂送獻公死者而事奚齊生者使獻公復生事奚齊者無愧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叔即荀息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

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位也書曰殺其
君之子未葬也未葬稱子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
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詩大雅抑之篇玷缺
也為猶治也明言尤重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
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高梁晉地在平陽楊縣西南晉郤芮
使夷吾賂秦務以求入芮郤克祖父時從夷吾奔梁欲使以土地賂秦納己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何有猶言
不干涉也言入國能安民則不患無土與狄人子何有焉同從之齊相隰朋帥

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自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幼不喜戲弄能鬭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秦大夫子桑也）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皇矣篇則法也言文王不識知故百姓亦皆不識知以順其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大雅抑之篇僭過差也賊害也以不差害所以為人法則）無好無惡（即不識知）不忌不克（忌猜忌克好勝即不僭賊）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不言好惡者忌克足以包之也言夷吾以忌克定國必不能）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猜忌則人多怨又焉能勝人）是吾利也（晉語謂置）

不仁則可以進退故務公以惠公不能安國爲已利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累事相緣及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失其言矣其不失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

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惠公名夷吾獻公子九年獻卒子奚齊立弑余卓子立又弑遂自梁求入僖十年即位實在位十四年子圉嗣為文公弑經書僖二十四年卒十五年者從赴告也謚法柔質受諫曰惠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會齊隰朋立晉侯殺里克以說舊註自解說不葉今按同悅以悅國人也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

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柰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

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鴆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

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過大過也切刻責也深猶言己甚也言我於汝無過汝於我何為已甚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驪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晉侯改葬共大子即申生恭謚也秋狐突適下國即曲沃新城中

生所居遇大子。忽如夢而相見大子使登僕失本為申生御故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鬼神食氣曰歆非同族類則氣不流通故在神不享而在人不祀也君祀無乃殄乎。殄滅也謂絕祀且民何罪。以晉民與秦謂失刑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大子馮巫又告狐突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

壬申倍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普悲反也鄭父名也傳止言鄭者如經書樂邢舉而傳言樂邢顯也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不從，不與秦賂也。問，聘問之幣。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泠，平聲。郤芮曰：缺祖父。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七輿。左行共華、行音抗。共音恭。右行賈華、叔堅、騅歂、騅音追。歂，市專反。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丕豹奔秦，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穆公。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大主，秦也。小怨，里、丕。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惠公若失衆，安能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丕豹言違禍去國，安能出君。十一年春，晉侯

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秉）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受玉惰（晉語云拜不稽首）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昏謂遂亂無名分也）

（甲戌僖十二年）冬晉荐饑（累年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即百里奚）對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鄰道也行道有

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秦都雍晉都絳自渭水泝舟運入河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故云自雍及絳

乙亥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

○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晉大夫背施

無親。秦納晉惠又輸粟幸災不仁。幸秦飢災貪愛不祥。貪其有不以分人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射晉石惠公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晉許秦五城不與結怨已深是無皮今欲與糴是無皮而施毛無所附也言秦亦不以為患慶鄭曰。棄信背鄰。既不與城又不與粟患孰恤之。無信患作。指棄信失援必斃。指背鄰是則然矣。理必然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僖十五年〇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晉及罪晉主是戰不書伐罪秦師無名獲晉侯不書以歸免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

師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為秦穆夫人乃惠公姊賈君獻公次妃賈女且曰盡納羣公子。驪姬亂出奔者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晉執政里丕等求復國既而殺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東盡虢公之封畧虢在陝縣為晉滅故地為晉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南及華山。南以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為界內及解梁城。內以河東解縣為界河自龍門而南至華陰而東晉在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也以上皆河外列城境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涉河侯

車敗言是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詰之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

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艮上巽下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惑也狐性最惑言餘辭所謂雄狐者在蠱卦以狐爲義則惑莫過於狐爲蠱惑之首故知爲君象

蠱之貞風也內卦巽秦象其悔山也外卦艮晉象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下云九月晉侯逆秦師周九月爲孟秋時陰盛風得令落艮山之實而取其材用故知勝晉實虛實之實草木爲山之實落零落也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地晉侯謂慶鄭曰

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去聲

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郤犨之父家僕徒爲右

乘小駟鄭入也（乘鄭國所獻小駟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知人心故安教訓）而服習其道（生水土故服習道路）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馬與人心不同）亂氣狡憤（狡狂也杜云戾也憤怒也言其與人易）陰血周作（血在內故曰陰作行也謂馬內血流行于遍身言中乾）張脈僨興（張大也脈絡也血既動作脈必張起謂外脈僨動興起言外彊）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illegible]

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觥此秦鬭士倍晉猶未止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狎習也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佞才也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小駟不調因使還陷況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愎音闢弗也自用也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音迓迎其道也迎秦伯將獲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反首散髮下垂拔蒲撥切拔舍草舍也皆以示憂戚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讓言從惠公西秦在晉西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不敢為已甚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言天地聞君言群臣在下風亦與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罃乃康公弘乃母弟與女簡璧。罃弘之姊妹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宮閉者皆居臺以抗絕之四圍以薪絕其出入使以免服衰絰逆。免音問遭喪服也欲自殺令行人喪服迎秦伯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止晉侯於此，不以入。杜云自曰字至靈臺四十七字古本無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厚猶有得也。喪死亡喪服也。用謂用以入也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重音仲指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要平聲，劫也。指皇天后土聞君言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指感憂重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指天地要我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聚，畜也。慝，惡也。言歸必讐秦也子桑曰：即公孫枝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祗音枝，適也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勿為禍首無怙亂，恃人

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晉公聞許晉平使大夫郤乞告其國氏報呂名飴甥字子金者且召之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卜大子圉代為君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杜註爰易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一曰古者上田不易家百畝中田一易家二百畝下田再易家三百畝三年爰土易居以同美惡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謂賦治甲兵孺子大子圉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衆說好總皆去聲說入聲晉於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繕兵甲跡云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治之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震上兌下之睽䷥兌下震上變為離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刲音睽割刺也易兌為羊衁音荒血也取血以祭承奉也筐方竹器震為竹胡氏云有匪筐象貺賜也歸妹上六辭女承筐無實上刲羊無血以其居終而無應震為長男下刲兌羊無血兌為少女上承震筐無實言夫婦不能奉祭祀也禮君親割牲夫人有房中之俎筐籠實蘋藻類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為西方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舌雷動不能償其責以上自歸妹卦言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

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相變易也上言歸妹不吉此言睽變睽亦不吉猶不變蓋震變離亦離變震為雷為火二者皆在外卦為秦嬴姓能敗內卦晉姬土說音脫輹車軸縛也車下持軸之伏兔震為車離為火上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輻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是離震俱不吉也行師必乘車建旗車旗壞故不利丘猶邑也以上論歸妹變睽不吉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卦上九爻辭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僣畧取之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蓋以人衆則寇不敢近也

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為長男離為中女此但取男女為姪姑非取長次義也震變離是姪從姑象違卜也數周必復易六位故知六年家家室也高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此又言歸妹變睽其兆後有如此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之言。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凡物生然後有形象有形象然後能滋衆滋衆然後後有數目獻公之德致敗已久兆在未生物之先豈在有數可益之時乎盖言其敗既成史蘇筮占雖勿從亦必敗也不言龜象者蘇止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謂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人耳引詩以諷惠公自致此敗噂子損反沓從合反

○十月。晉陰飴甥即呂甥食采於陰會秦伯。盟于王城。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後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殺不憚征

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謂惠公爲秦執事如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役謂韓戰之役執晉君又舍之也）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具爲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一作蟻析一作晢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敗而

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杜云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河東即晉許秦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歸秦始置官司也

丁丑僖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晉二邑名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涉汾及昆都涉汾水至晉昆都邑汾水出太原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河因晉敗也

戊寅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妻去聲秦征晉河東置官司至是嫁女子圉而歸河東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之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養馬曰圉）女曰妾（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註妾亦宦事秦為妾）

（癸未僖二十二年）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即懷公）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約也下期音朞朞周年也約朞年從亡人不歸皆殺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求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書已名於所臣者之策也質贄也所執以自致而明其事人也管子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是也辟刑法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此君指懷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舉書康誥言君大明則民）

（自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杜云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恃也人以祿生故曰生祿）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狐突子）趙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即魏犨畢萬孫史以為萬子非）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胥氏臣名也食采於臼邑字季子而為司空之官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咎音高）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儵直由反文公之二女名）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即宣子）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就木謂死入棺也待子不嫁也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土乃得國象天假野人以賜文公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齊桓既卒知孝公不足恃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即齊女妻文公者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去故殺之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

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戀也安自佚也）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脅骨比合若一）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伺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僖負羈之妻（僖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飧音孫餔也水澆飯也以盤盛之寘璧於下臣無竟外交故不欲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叔詹鄭大夫）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御材足以居人之上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弭弓末之無緣者右屬

櫜鞬屬著也櫜箭器音皐按傳取胄于櫜則凡收兵器者鞬弓衣音堅一曰盛弓矢器也以與君周旋猶追逐也子玉請殺之楚令尹惡其言不孫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易奢侈文而有禮文華易失中其從者肅而寬肅敬者易拘執忠而能力忠誠者未必能久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惠公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illegible]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懷公妻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音移器有柄可以注水柄中有道揮洒也棄昭曰婚禮媵入于室媵御奉匜盥公子使嬴而又揮洒之蓋戲而欲以為妾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杜云逸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小雅篇名取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喻重耳還國佐周如吉甫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公名重耳惠公兄僖二十四年入晉殺姪懷公二十五年即位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謚法學勤好問曰文

僖乙卯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犯欲亡故以犯璧還公子國語所謂載璧也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指水為誓辭古人誓取眼前不變物以明其信非取義於物如云有如日有如陳宗有如河皆此義投其璧于河投所授璧以質信濟河圍令狐令狐在河東晉邑入桑泉桑泉在河東解縣西取臼衰晉邑名解縣東南有臼衰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晉地名懷公遣軍拒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即呂甥郤芮惠公舊臣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王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也其後余

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

中宿至中宿二宿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

其行乎袪披所斬文公衣袪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君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言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桓忘讎怨以

爲相若君校舊怨反桓之道則不必命我我自當去且畏罪去者甚衆非止我一人而已公見

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

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凡綱吕張之為綱謂大紀也理之為紀謂別理絲縷也綱紀言切要處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僕吏稱也頭須名也即里鳬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沐則低頭故心覆心覆則圖反心既覆則謀異常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所生伯鯈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

[illegible]文公先已以叔隗妻衰今又以其女[illegible]之女伯叔妻之也原屏樓皆食邑也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即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為嫡妻為內子非此年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也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以綿上地爲推私田以供祭祀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綿上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明也

○晉侯夷吾卒杜以文公定位然後乃告惠公喪故書於今年

丙戌僖二十五年

冬晉侯圍原原即納襄王賜者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毛子○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即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徑猶行也

丁亥僖二十六年○冬楚人成伐宋圍緡谷作閔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文公出宋襄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漢山陽郡東緡縣

戊子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人楚子貶也諸侯書爵者

見其以中夏從夷狄之罪非美之也公與楚結好欲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名終朝而畢不戮一人自旦至食時爲朝子文時不爲令尹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即伯嬴孫叔敖父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固莊公孫

爲宋大司馬先軫曰下軍佐報施宋贈馬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去年魯入楚乞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戍穀偪齊見魯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閔元年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三軍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說愛慕也敦加厚也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虞書益稷篇賦今書作敷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取也庸功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假

（之兄）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枝靖侯孫欒賓之孫貞子也）先軫（先且居父）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荀庚之父後爲中行氏）魏犨爲右（犨畢萬之孫）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二者使民知義）民懷生矣將用之（懷戀其生即安居）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信未達於行事）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貿物者不飾價欺人明定其貴賤即知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共恭敬不貳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蒐順少長明貴賤執）

扶主爵扶之官也民知尊卑之分聽順不疑卿生共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已丑惰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成再書晉侯者與其讒而伐非所當代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周官有三刺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下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書救善楚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之東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即先軫胥臣佐下軍卿司空季子也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晉侯齊侯彤盟于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楚人救衛不克（分圍宋之師）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說音悅）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昭）宋師（成）秦師（穆）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衛書爵與晉以伯也請戰子玉而書晉及者誅文公之心也楚稱人敗之也陳蔡從楚不書者助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失位故賤而不書也）○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莊）鄭伯（文）衛子（叔武）莒子（玆丕）盟于踐土陳侯（穆）如會公朝于王所（子者繼位之稱叔武書子見晉立以爲君也陳本從楚[illegible]）

如會外乎會也且不及盟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王勞晉不書全君名也王子虎臨盟不歃血故不書踐在演反鄭地

晉侯圍曹門馬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輿衆也曰稱舍於墓揚言師止於曹墓發其冢師遷焉曹人兇懼兇擾懼也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也言曹舍賢不能用不肖在位者多且令乘軒者皆獻其所以在位之功狀詩所謂三百赤芾是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謂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跳踊也謂向上跳而折復下百音陌猶勵也謂勉力為之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登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般音班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時為中軍師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使齊秦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楚必不從齊秦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畀與也）楚子入居于申（申楚邑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取曾戍穀者）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獻公九子惟文公在是假年除患呂郤俱滅是除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軍志兵書也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不相上下也知此則歸去）又曰知難而退（知難謂知敵難勝也知此則退還）又曰有德不可敵（有德謂敵人有德也如此則不與之戰）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楚大夫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塞止也讒慝蔿

數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一廣十五乘西廣右廣也楚上左廣右廣非精卒東宮楚太子有兵甲卒百人也若敖子玉之祖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晉得釋宋圍臣取二楚欲復衛封曹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晉私許自復二國使告絕於楚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圖謂救宋也）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

直（背成王贈送之惠食退三舍爲報之言亢敵也讎謂宋敵楚救宋則是我曲楚直以）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飽謂直則氣壯而飽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夭秦小子憖（秦穆公子）次于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杜）

云丘陵險阻名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患之謂恚其從己不退懟衆恐背惠也誦言也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本不可爲田而今田之每每然而更是捨舊謀新也喻晉當捨楚惠而與之戰也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即欒枝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音古舌唼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以晉向上爲得天以楚伏己向下爲伏罪以舌唼腦是柔之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

馬。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也）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駕具在背曰韅許見反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音半一云著腋皮曰韅繫驂馬曰靷馬頸組曰鞅繫足曰靽皆言驂馬挽車事舉小事見駕乘脩備也）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故國名）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即鬬宜申）子上將右（即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毛將上軍偽若大將少却以退

誘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枝將下軍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晉中軍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甲午至于衡雍鄭滎陽卷縣作王宮于踐土襄王往勞晉侯故晉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鄉向同謂未戰前三月鄭伯如楚致鄭國師助楚也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

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也徒兵步兵也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平禮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周卿士及王子虎。襄王子周卿士內史叔興父周大夫策命晉侯為侯伯。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之服。戎輅戎車兵事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也玈弓矢千。玈黑色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也鬯釀秬黍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所以降神也卣器名酒尊也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當糾治而使遠於王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奉揚奉承於己而揚顯於衆也

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王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獎勸助也渝變也殛誅也隊隕也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謂城濮之役教民以德攻敵○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亡大旆之左旃繼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即掌牛馬旆旃者瞞莫干反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茷音吠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會即隨武子士蔿之

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軍勝之樂曰愷獻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徵召諸侯為會討其不服者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三罪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也詩大雅民勞篇綏安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狩巡行諸侯所守也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即溫本畿內邑襄以賜晉壬申杜云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是會也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音現且使王狩。杜云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彊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不正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失欲以明晉之功德胡云以尊周而全晉今按訓解說臣召君不可解說故仲尼諱書狩于河陽言河陽非周巡狩處其事實自見且以明臣不可召君之德則德非指晉泛言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晉朝王所而許獨不會故圍之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晉已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軍以避天子六軍名故改稱行荀林父將中行屠擊音繫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穀梁曰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

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日之所昭曰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者蓋欲尊祖禰共其榮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與音餘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鄭嗣曰若公朝于[illegible]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illegible]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

已債矣。以君召臣債倒上下曰不繫于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傳義恐未安

庚寅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成人。齊昭人。陳共人。蔡莊人。秦穆人。盟于翟泉。公作公會翟作狄路防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諸侯大夫入天子境雖貴曰士今上盟王卿士是謂下陵王卿士下盟大夫是謂上替故諱公不書諸國卿貶而稱人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鄭貳于楚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盟伯子男言非不可會盟王卿士雖魯君亦不可會盟也重在盟上但傳指會非也

辛卯 僖三十年

○晉人秦人圍鄭稱人賤之也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在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若南氾則在襄城縣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西鄭在東晉居中秦越晉亡鄭以爲邊鄙已亦自知其難焉

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陪益也 若舍鄭以爲東道主。鄭在秦東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行李使人也害謂晉厚而秦薄之害也 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朝濟河歸晉夕城焦瑕拒秦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遂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虧闕不完也剪削之意謂晉東封鄭則地廣可以肆西封剪削秦君不如此必不闕鄭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皆秦大夫 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與與以國也

亂易整不武秦晉圍鄭切和而今相攻是易整吾其還也亦去之

壬辰僖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趙衰爲卿爲新軍帥

癸巳僖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曲沃有舊宮故殯於彼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秦大夫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勤勞也所謂處所猶言出師方向止處也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 世族譜百里奚之子百里孟明視也 西乞 西乞術 白乙 白乙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鄭在秦東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或云上壽一百中八十下六十言爾止中壽墓上之木已有兩手圍大言其當死老昏耄無知識也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殽即今西[illegible]

閔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乃夏后孔甲之子桀之祖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後魏武西征巴蜀惡其險乃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襄公名驩文公子僖三十三年即位文六年辛在位七年謚法甲胄有勞曰襄

甲午僖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書入不能有其地也滑伯爵國在河南緱氏縣○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左谷作敗秦師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胄兜鍪也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去胄下車御不下其下者超越上車

王孫滿尚幼（滿乃周大夫鄭云頃王孫）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謂超乘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但免胄）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謂無行列間斷不接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物必有薄物先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步猶行也鄭實不知秦襲已弦高詐為君知以敗秦計）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腆厚也淹留也言鄭為秦主）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積音漬儲蓄也薪芻廩餼類衛捍護也謂行夜）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也今之驛遞）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束載謂收束載車也）使皇武子辭

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乾肉曰脯糧食曰資腥肉曰餼牲生曰牽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原圃鄭囿名開封府中牟縣西有圃田澤猶秦之有具囿也具囿秦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間閑暇無所擾也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中軍帥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杜云奉與也今按訓予助是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下軍帥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秦納文公若伐之是以文公死而背惠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謂滅滑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以傳車興其師欲速也子墨衰絰晉侯在喪故稱子兵事諱凶服故以墨染衰而加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喪禮文嬴請三帥文嬴秦所妻文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也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

婦人暫而免諸國（力謂埸力久戰也暫一時言語間也）隨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處父解驂馬以君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言將伐晉）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替廢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

謂非所當敵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

曰虛國進不能守，入滑而去退敗其師，敗于殽徒亂人子女

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亂人子女

謂入滑縱暴亂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

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

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唫音吟又欽我將尸汝於是。

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

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

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晉人與羌

我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此論晉人甚正

○公羊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宰冢也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介冑不拜故揖其父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秦實以鄭知其謀軍中或欲往或欲來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故絕之言反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爲晉先軫故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或以爲爲襄公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言盡滅秦師惡其不仁故謹而日之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邑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戎狄非中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

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西屬雍州近秦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子爵也）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謂不顧而唾）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冀晉邑）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耨耘苗也饁對饋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賓接見賓客也祭奉祀鬼神也皆言其敬則法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之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言用人不倂世類父殺子用）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言用人不校私怨）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今書文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與此傳異引書言不慈祗友恭各就其人不泥相及不可以芮之惡不用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葑菲皆菜名共根有時而惡莖則常可食下體根也引詩言采葑菲不可以根之惡而並棄莖之美君當取缺一節之善而用之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先且居先軫之子父死王事故以三命命其子代父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先茅晉大夫絕後故取其縣以再命賞胥臣謂之縣者采邑賦多成縣也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賞獲狄之

功

丙申 文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爲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瞫音審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

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今汲冢文作勇知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註謂惟以法度化人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言怒則禍亂庶幾其速止謂瞫不作亂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皇矣篇赫怒貌爰于也言文王怒以治兵謂瞫以從師也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己亥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四年衛侯如晉拜歸孔達故聘以報之反過甯晉邑汲郡修武縣也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沈漸洪範作沈潛言人之沈滯漸溺不振者則以剛治之高亢明爽出衆者則以柔治之今處父不論人之性一以剛治之必不善終且天純陽剛德猶隨四時寒暑不敢以剛犯時而一之況在處父此言其犯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華外之華采實中之情實內外異所以招怨此言聚怨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新上軍帥中軍佐欒貞子下軍

帥霍伯中軍帥臼季下軍佐皆卒。

庚子文六年春晉蒐于夷晉地舍二軍僖三十一年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制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子代霍伯帥宣子成季趙衰之子代其父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董晉地河東汾陰縣有董亭易中軍易以趙為帥射姑佐之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嘗為衰屬大夫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中軍為晉執政卿制事典制作政事常法正法罪輕重必當辟獄刑辟除也獄刑囹圄中罪也孔云辟訟理也謂事未決斷者今理治之也董逋逃董督正也逋逃負罪播越者督察追捕之也由質要由用也質劵書也要約也謂言語約束今之契劵也治舊洿舊事洿穢不治

者本秩禮。本貴賤之次叙續常職。脩廢官也出滯淹。舉賢能下位者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佗晉公族為晉大師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辛亥。晉侯驩卒。公作讙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作讙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谷作夜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時

（仕秦母杜祁）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即狐射姑）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子懷嬴）辰嬴嬖於二君。（即懷嬴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時樂仕陳是辟陋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祁讓居己上偪國名也）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以季隗是文公居狄所娶亦讓居己上）故

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對故位尊一作以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狐氏族食邑於續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即遂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即鞫居簡諡也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季乃中軍佐與己同官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對也及子孫則為非對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寵勢位損怨益仇非知也欲殺以損怨而宣子將怨己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竟狄境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賢多才能仁主恩愛攻伐尚謀故使仁佐賢也傳美於理亦未安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待諸侯會葬在鄣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

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辛丑文七年○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作牀以師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故皆與而稱人令平聲晉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晉襄夫人大子即靈公夷皐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上軍帥）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先且居之子先軫孫代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蔑逆公子雍前還故將下）步招御戎（戎公之戎車也）戎津為右及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杜云本或此下有後人衍其叉誤）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

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音枯刳首與令狐地接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君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爲同僚板大雅篇名其三章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惟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註異事不同職也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皃服事也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即茂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能與人但

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責蔑正御而不匡諫凡與出奔惡有黨也○秋八月齊侯昭宋公成衛侯成陳侯共鄭伯穆許男昭曹伯共會晉趙盾盟于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不列諸侯大夫名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避公不達於事

靈公名夷皋襄公嫡子文七年即位宣二年弒在位十四年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壬寅文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晉邑以報令狐之役○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公作伊雒戎衛雍鄭地滎陽卷縣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戎雜居伊水雒水者）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

癸卯（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夷之蒐（在六年）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從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克為中軍

（左七年禦秦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杜云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益耳蒯得經不書非卿也）

（甲辰文十年）○夏秦伐晉（秦興兵立不正不悔而必欲報役故書秦狄之）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少去聲）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縣屬馮翊即澄城縣報少梁役徵音懲）

（乙巳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谷無仲字筐作匡）（宋地陳留襄邑縣西）夏叔仲惠伯（叔牙孫）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共公鄭穆公及楚平十年陳鄭會楚於息次厥貉宋聽

命

丙午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晉及曲在秦故不言主兵秦伯書人貶之也不書敗無勝負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代先克爲中軍佐郤缺將上軍代箕鄭父臾駢佐之代林父佐上軍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以河水曲處得名在河東蒲坂縣南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側室支子穿乃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坐如坐罪之坐謂戎卒被甲不得服常服也疏以為臨敵則敵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恐非）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按司馬法逐奔不遠從綏不及兵為人敗而退為奔兵不為人敗而自退為綏綏之為言安也李衛公以綏為六纛總各下多而退

字謂兩軍有備不戰但交綏而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慭缺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寧言肆放非本意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丁未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

即荀林父僖二十八年將中行故爲氏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季即狐射姑乃狐偃子能知外竟之事由用也郤成子曰即郤缺賈季亂且罪大殺處父不如隨會。即士會爲之子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知去聲且無罪乃使魏壽餘畢萬之後守魏邑者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謂以私邑自降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魏在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

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見古今表策馬撾贈之以示己謀策能知其情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尭後劉累之亂別族復累之姓

癸丑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戰河曲放胥甲父于衛放屏之以遠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不放穿者胥以共族子而庇之也而立胥克甲子先辛奔齊辛乃甲之屬大夫

○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

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也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而致事退退身也致事還祿仕于君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稱顯不訟其君也引此以明三年待放正而君放之非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今屬西安府秦與國公作抑非書侵見求成者非道也

晉欲求成於秦共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甲寅宣二年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文衛人成陳人靈侵鄭。移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鄭受楚命敗宋大棘見宋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作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彫畫墻壁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胹音而煮也蹯卯熊掌

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音本竹器也趙盾士季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
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謂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溜簷霤即中庭公知士會欲諫故不視及此然後視之曰吾
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篇言善始易
善終難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能補過也大雅烝民篇袞君之上服闕過失也不敢斥君闕故言袞職有闕也
仲山甫周宣王時臣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

驟急也謂就言其失不能含容微婉風諫與驟見之驟同杜云數也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鉏音沮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服而睡曰假寐也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盾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疏云燕禮獻酬之後方脫屨升堂行無算爵非止三爵小飲則三爵而退玉藻所謂三爵而油油以退是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嗾音嗾使犬聲也獒犬四尺如人可使者扶一本作跌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翳桑桑之多翳可庇者見靈輙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年矣宦學也學職事爲官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
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簞竹器之
圓者橐無底囊也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居止處不告
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者從父昆弟
子於盾爲再從姪也宣子未出山而復時盾已出奔未出晉竟山聞弑而還大
史書曰大史董狐也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詩邶風雄雉篇感今詩作阻引之以明己懷思晉國還故自遺此憂感惡名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史法不隱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因史法受惡名惜也越竟乃免謂盾亡不越晉竟似與弒君謀者偽出以逃其惡名若越竟適他國則穿之弒不知乃可免弒君惡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黑臀文公少子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故名

○公羊曰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本六年條取其事附此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

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禮公族朝于内朝親親也序以齒不以爵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書弑諸大夫也十五年宋及楚平大其平乎已是也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

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擊五交五高二切倚擊也旁擊其頭項）文鮮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君然後君荅拜靈公知盾欲諫故先拜欲以敬拒之使不言也）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放依也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丑畧反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今抜周犬也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屬指屬也

䟣音存以足逆蹋也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暴桑蒲桑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介甲也言子疾乘車不可問吾名使我久留於此晋君誰與爲介者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使卿適子

受田入仕爲掌公宗族之官教公子弟即公族大夫也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使適子之母弟入仕爲掌餘子之官其庶子爲公行。卿妾子入仕爲掌主公兵車行列之官蓋公族子之事也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即屏季括異母弟文公女所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君謂大夫稱主其夫人稱君也如稱小君類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盾狄女所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盾本卿適子避屏季故爲公行官公卑必避旄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

成公名黑臀文公子靈公季父宣二年即位九年卒在位七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戊午宣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河內平皋縣皆晉邑名。

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貫以繩繫物之名書云商罪盈貫是也殪音翳一舉而殺也詩云殪此大兕周書曰殪戎殷康誥註云戎大也今借為戎狄字此類之謂也

己未宣七年 赤狄侵晋取向陰之禾時在秋禾未熟蓋以師蹂踐取之

庚申宣八年 ○晋師白狄伐秦白狄狄別種尚白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八年春白狄及晋平夏會晋伐秦桓晋人獲秦諜諜往來間探者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晋胥克有蠱疾惑疾也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

辛酉宣九年 ○九月晋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晋荀林父師師伐陳靈辛酉晋侯黑臀卒于

扈。鄭地卒于境外故書地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之不睦陳侯不會。八年晉及陳平楚伐陳取成而還故陳懼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景公名獳成公子宣十年即位成十年卒在位十九年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癸亥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反書會狄不言及外晉侯所以異之於諸夏也

晉郤成子即郤缺求成于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强秋會于欑函。狄地名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

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繼相繼而來服也 詩

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甲子宣十二年 秋晉師歸為楚敗於邲事見鄭 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 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即士渥濁 不可城濮之役晉師

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如猶或也言憂喜失宜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得臣即子玉 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喜而後可知也謂見於色也 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止敗於城濮以殺子玉是再敗 楚是以再世不競

楚成王至穆王不強於晉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又不競乎。重再也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乙丑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清一名清原晉地先縠以邲戰不得志召狄為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丁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稱日譏之也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秦人伐晉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潞氏赤狄別種子爵也嬰兒其君名酆舒潞相也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謂酆舒有絶異才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晉大夫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天反時為災（時謂寒暑之節災言其害物）

地反物為妖（物謂萬物失性妖言其怪異）民反德為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民人也亂背逆也亂則動天地妖災生妖災生則國滅亡故制字反正為乏字言乏絕也言此二者狄皆有之）晉侯從之六

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辛亥

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秋七月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畧狄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畧取也新破狄土地未安故別遣顆距秦而東行定狄也）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雒晉地）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顆武子之子令狐文子顆之父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為殉疾病加也殉從葬也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

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

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即士貞子渥濁

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

羊舌職說是賞也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

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篇庸用祗敬也物事也言能用人者亦用之能敬人者亦敬之

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詩大雅文王篇哉始也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造始周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定王不敬劉康公曰即王季子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爲魂魄

戊辰宣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書人殄其滅無遺類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甲氏潞之別種及留吁鐸辰留吁潞之殘邑鐸辰亦邑名杜云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

黨三月獻狄俘。獻于定王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黻冕命卿之服代林父將中軍大傅孤卿其無官也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稱舉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己巳宣十七年秋八月晉師還。會于斷道郤克徵會于齊爲婦人笑事見齊范武子將老。即士會初受隨後受范故曰范召文子。即士燮武子之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巧言詩庶幾也遄速也沮止也祉喜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音陁解也止也使從政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壬申成二年）晉師歸（郤克以齊于鞌之元齊）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謂不取禍）郤伯見（中軍帥）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上軍）

(佐)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文子以上軍佐代之謙稱受命於庚)欒伯見(卽欒書盾之子下軍帥)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謙言受命上軍)

(癸晉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宣十二年楚敗晉於邲獲知罃見鄭)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乃林父弟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以血塗鼓爲釁鼓)臣[illegible]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illegible]

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任當也）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歸晉君戮之亦感楚恩不忘）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首罃之父稱於外國故曰外臣宗知氏宗廟也言若歸晉父戮之亦感楚恩不忘）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次謂以次序當晉國事帥師也）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音牆。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赤狄別種。晉滅赤狄其餘種散入焉。故伐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新中軍趙括新中軍佐鞏朔新上軍韓穿上軍佐荀騅新下軍。騅音追趙旃新下軍佐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衣囊也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成四年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盾弟莊姬者子朔之妻

乙亥成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嬰之兄放者之以遠也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言我淫亂亦當有繇者謂安趙氏 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首公作秀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餫音運野饋也穀齊地

梁山崩梁山本韓國之鎮爲晉城以爲大夫韓氏邑在馮翊夏陽縣北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傳去聲驛車也重重載之車使避也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言待我重車回避避不如傳車邪出爲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壤土之無力者國主山川主謂主其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殺牲盛饌曰舉降服去常服有色者乘縵乘縵車無文者徹樂徹去音樂出次不居正寢祝幣大祝陳玉帛以告神史辭大史作言辭以謝過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之時以行道則可遠）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素衣縞冠凶服也所以凶服者山川國之鎮崩壅示衰窮）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

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攘善也註續或作績謂無後嗣攘盜也

丙子戊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晉都絳後遷新田使命新田爲絳故以此爲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古國名在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有鹽池長五十一里廣七里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即韓厥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災沴易覯成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阽於死亡之阽近也[illegible]狹隘陋窮之陋困也[illegible]

杜云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沉溺濕疾重膇足腫也

不如新田。則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

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也此言地之善

且民從教。瘠土之民尚義此言民之善十世之利也。十者數之小成夫

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佚音逸放縱也言沃饒國下利

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皆爭取私利不務公事故公家貧言近鹽君不樂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戊寅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莊姬成公女武朔之子從母畜養公宮不歸趙宗故分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僻者）賴前哲以免也（此言趙氏有功當世祿於晉）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無夫曰寡無妻曰鰥文王不敢侮慢之所以為明德喻晉當法文王不可侮慢武而不立也此言晉當復趙氏之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非此年事傳終言之）

[illegible]○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

曹伯。宣 莒子杞伯桓 同盟于蒲 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秦人 杜

白狄伐晉。

爲歸汶陽之田故。汶陽田本魯邑爲齊侵二年晉爲魯伐齊取八年晉又令魯歸之

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尋馬陵之盟。七年盟馬

陵事見鄭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

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

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南冠楚服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七年

盟馬陵鄭敗楚獲鍾儀獻晉事見鄭 使稅之。稅音脫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當作伶伶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因號古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朝夕親賢人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因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楚王君國未必皆善稱之則有褒譽稱大子時是皆實事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前臣名名嬰齊則所以尊晉君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一本作結成）○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十二月楚子（共）使公子辰如晉（辰即子商楚大宰）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成庚辰）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糴茷晉大夫）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秋七月公如晉。（杜云丙午六月七日）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盖趙氏之先）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言

[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竪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肓音荒鬲也]膏之下。[心之下爲膏謂連心脂膏也]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熨灸也]達之不及。[達針也]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服之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治爲飲食也]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張去聲腹滿脹急也]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

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秋公如晉（觀節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晉使糴茷使楚結成晉謂魯欲於楚故留公使糴茷還以驗之）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

厲公（名州蒲景公子成十年五月景公立爲君伐鄭成十一年即位十八年弑在位八年）

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辛巳成十一年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公子嬰齊）又善於欒武子（中軍帥）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

顆盟晉侯于河東秦使大夫盟晉於河東令狐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晉使大夫盟秦於河西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地也質正也成也謂後日昔如所言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壬午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定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罷音皮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

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殛誅也隊失師衆也鄭伯如晉聽成晉楚既成鄭成公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地名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涖楚莊王盟楚子享之子反相公子側楚司馬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地室作室於堂下而縣樂也金鍾也擊鍾奏樂於地下也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重加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天福晉楚兩君相見亦不過如此禮樂故已不敢當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晉楚二君必不相朝無亦唯是戰鬭以一矢相加遺方見不用作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讓責也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閒謂政事暇也相朝謂彼此朝修私好也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所以數訓恭敬儉約行禮謂存其名也宴有折俎升殺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布政謂致其實也政事以禮成所

以無攻伐息民力不用百官即武夫也奉承政事朝見不久見言無私事且在外也扞蔽也詩周南兔罝篇赳赳武貌言世治則諸侯相朝享宴以息民力所以武夫不爲己用俱扞城其民明無一矢相加及其亂也諸侯貪冐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謂世亂諸侯征伐爭上地以盡民力所以略取武夫爲己腹心不扞城其民方有一矢相加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武夫爲民而不爲己也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癸未成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成伐秦。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存人臣之禮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克子晉卿欲伐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幹疏云校幹令按當訓楨幹之幹築牆所立木牆以此而立言有此禮方有此身之牆以幹而立基址也本也所以能承受物言禮

非敬不行在人如基址今郤子不敬是無基無基則無幹而身傾矣此就身上論不敬之禍且鑄爲晉世卿與國咸休今受君命求師衛國不敬而惰是棄君命而忘衛國矣不能衛國必不能衛家此就事上論不敬之禍以此二者故知必亡

三月公如京師欲會伐秦過王都而朝王

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宣伯即僑如欲得周賜故先公使于王

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爲不朝故往會之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蜃即大蛤以飾器因名馬宜者出師祀社之名也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謂理氣之正也命稟賦

也禮節文也義宜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則法也四者之法所以全其稟賦之正也能此四者則命得其養而有壽考之福不能此四者則命敗壞而取夭扎之禍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敦免也篤厚也言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勤禮盡力皆所以定命勤禮必致敬敬之事在奉養神盡力必敦篤篤之事在守常業位雖不同其於定命則一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膰祭肉也言膰脤乃交神明之大節今成子受脤不敬息惰而不能養神不能養神是不能勤禮而自棄其命矣故知必亡此節自成子言故不言小人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以婚姻晉獻公女嫁秦穆公在僖四年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亂無祿獻公即世無祿不幸也即就也世卒而為一世也下放此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成就也卒也擐音患貫也草行曰跋征索也猶召命意胤後嗣也指東方諸侯言秦穆納惠公不終其事用集於文公納而終之是秦有德於晉文公躬征諸侯朝秦則亦報之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

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即僖三十年以鄭貳於楚圍之言爲侵秦疆場餘辭也造成也訓有成就之功於秦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一本我字在死上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弔問哀也蔑輕易也寡弱也迭侵突也費地在緱氏縣滑國都于此僖三十三年秦欲襲鄭不克滅滑而還遇晉敗於殽滑鄭與晉皆同姓兄弟國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文十四年秦因殽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

楚言楚成王辛故不克成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俱卒康

公，我之自出。穆姬子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闕翦闕不完也翦翦剗截也皆謂侵削食苗根爲蟊食節爲賊指公子雍見文七年康猶不

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悛改也涑音速水名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王官羈馬晉二邑名秦爲令狐役與晉戰

河曲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道晉及君之嗣也，桓公立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

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稱盟謂稱晉望而共盟也狄難謂晉滅潞氏箕部晉二邑焚火攻之也芟除夷傷殘功禾稼也虔劉皆殺也聚即狄也見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延長也伯車秦桓公子言桓公悔禍無已欲求福於先君晉獻秦穆故使伯車來命我景公脩德好以追先世之功未及會晉景公沒寡君厲公也即十一年晉厲與秦會令狐]君又不祥背棄盟誓[以背盟誓爲不祥包下狄楚言]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及與也白狄與秦同州[illegible]爭之地婚姻謂李隗李隗廧咎如赤狄之女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為婚姻之國也應當也憎惡也言秦本約晉伐狄而反告狄以晉欲伐之故狄人惡其詐而告晉此言秦背盟而召狄伐晉也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其德言不定也秦三公穆康共也楚三王成穆莊也出入猶往来也宣告示也皆楚告晉辭此言秦背盟而召楚伐晉也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人一作本其

承寧諸侯以退。[承君意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郤至弟]欒鍼爲右。[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帥軍帥乘車卒言上下和睦也]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地]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名女音汝父音甫人名也]曹宣公卒于師。師

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朝那東南經新安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濟涇深入秦地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新楚秦地既戰厲公不進止此地三帥卒諸侯濟涇者還過新楚迎厲公歸成肅公卒于瑕晉地

○公羊曰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鑿更造意也時本欲直伐秦途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因朝之經書自京師者以見朝為重使若本為脩朝禮因更生事造意伐秦也

甲申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即郤犨別封於苦故為苦成子夏晉侯使犨送孫林父於衛故衛定公享之甯惠子相即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詩大雅桑扈篇兕觥以兕角爲爵也觩然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辭柔美也言交際之間威儀不傲則我無事求福而萬福反來求我矣

乙酉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三郤郤錡郤至郤犨也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杜云既殺伯宗又殺弗忌故曰驟令按驟急遽意猶今言就殺之也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言今衰世不善者多各欲自利如盜反憎主守物民反惡上教已故直言不利於人必及難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䲡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辨吳夷狄之也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楚邑淮南縣始通吳也

○公羊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丙戌成十六年晉侯使郤至即溫季獻楚捷于周夏敗楚鄢陵事見鄭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驟驟然以此爲急也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至佐新軍位在八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

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至顯猶已功所以明怨咎）

丁亥（成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大祝宗宗人皆主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戊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書晉乃國討之辭言其積罪於一國也）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貢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童胥克子以宣八年郤缺廢胥克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梏械也一轅繫之同車轅也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使楚公子茷告公曰鄢陵所獲者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在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乙師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即悼公晉襄公曾孫時在周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楚子問郤至以弓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獻之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

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爭命不從君欲殺之命而與之校也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清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位坐處也溫季曰逃威也遂趨至欲逃避其兵威故趨去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偃乃庚之子林父孫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御猶治也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

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
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
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
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外嬖在翼
者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
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
違去也事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
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閏月乙卯
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

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古者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即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晉地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音恭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菽大豆也豆麥最易辨

春秋左傳類解晉卷之十一終